

向陽

歷經了幾年風雨的洗刷而顯得暗紅的磚如今已有些斑駁，隨著視野的轉變而逐漸顯露於一簇簇雪白艷紅交雜生長的玫瑰叢後。無人修剪的青青亂草在微風輕拂下肆意伸展，偶爾彎彎那修長的身軀；多年不經打理的桑葚樹果實微微下垂，偶有幾顆落地翻滾；在一片雜草中仍有散散幾株葵花昂首傲視，竟是一派悠然自得。流洩而下的暖陽打落在臉上，回首那幢隱於黑暗中生機盎然的紅磚房，靜默片刻，只得一聲長嘆。

在房子旁另有一條小蹊徑，那是過去踏足千萬遍、現在卻要小心翼翼先左顧右盼一番才敢進入的地方。小徑的盡頭是紅磚房的後院外緣和鄰居的交界，過去為了防止家養的狗而圍了好幾圈塑膠籬笆，現已被蔓生枝藤捲繞糾纏，妨礙了裡頭日光的探入，伸手摸了摸那盡忠職守屹立不搖的圍籬，過了三四年了，也不知原因為何竟未被拆除。圍籬的另一側是許多矮叢堆，其中探出幾朵焦黃色花瓣，向煦煦發亮的陽光處晃晃。第一次接觸螳螂就是在這些矮叢堆中抓到的，當時和姐姐蹲在樹叢前聚精會神地與之端詳，卻被措手不及的割了一刀給逃走了，但從小在山林中長大的孩子豈會被區區小傷限制住，一時童心大起揪著樹葉就要找出那小昆蟲，最後沒找到不說，倒扯下成堆的落葉。沿著樹叢的深處走去就是門口了，那扇質樸的白色門扇邊緣已泛黃，在一片綠意中散發出久未人居的氣息，正要提起腳步邁進，又匆匆收回。遙望那被雜草佔據的前門，卻再踏不出一步。驀然想起，這裡已經不再是我能夠隨意進出的地方了。這裡已經不再是我的「家」了。

在十歲那年先是轉學後又緊接著搬了家，問了幾次搬家的原因，先是因為離新家近，後來是因為其實舊家是租借的，再後來是山上冷……。每一次得到的答案都不同，或許是隨著我年紀增長所以透露得越來越多，也或許是每一個都是搬家的理由，但對於那個時候的我而言，只覺得被迫離開從小生長的居住地卻不能耍孩子脾氣留下，是一件令人鼻子發酸的事情。長大以後還是會回來看看，但也只是看看，畢竟別人的房子哪怕沒有住人也不能胡亂闖，哪怕這裡過了多少年都還有我們當年遺留下來的痕跡。猶記得一次回來時誓下的豪情壯志——等我長大我要把它買回來。當時爸爸只是拍拍我的頭笑著說好，我心裡清楚他大概認為我是說說而已，可是沒有人知道我有多看重這棟古色古香的房子，那被長春藤緊緊纏繞的魚池畔、老榕低垂的長鬚、野花遍布的後院和有著陽光氣味的葵花群以及，在這屋子裡大大小小溫馨遺憾的種種過往，他們不知道我有多認真。

以前前院的草皮沒有超越腳踝過，濃密的花叢向來朵朵芬芳飽滿，鐵製的前院小門把手一直能夠輕鬆拉動，而現今蓬草過膝、玫瑰枯萎、小門鏽到無法打開，我立於門前目睹這一切，卻沒有一樣及的上在看見那聳立的大廈時來的震撼。

「這棟樓已經把這裡的陽光擋住了，以後你買下房子也照不到光線。」

環顧四周，從來長春的細藤明顯不再向上攀附，枯黃的樹葉尚掛在細枝的末端，搖搖欲墜。染著水氣低眉順目的向日葵遠遠望去像極了被冰霜凍結的押花，那被封存的時間裡，有許多不足道也的輝煌；在那乾燥的花葉上，曾有千萬縷日

光俯首纏綿過。

距我拋下誓言到大廈建成已是幾年光陰，爸爸安慰的拍拍我的肩，轉身離去。從我耳邊呼嘯而過的風聲我聽不見，卻能聽見這棟我如此珍惜的房子身周的一切，轉眼間萎靡的聲音。沒有人知道我的認真，就如同建商們可會知道他們在無意中破碎了一個夢？這幢房並非只是回憶的載體，同時也相伴我十來年。在面對我小心呵護的童年之前，沒有人知道我有多認真的在守護，然這些悉心照護的回憶就像是箱子外被貼上「小心易碎」，但打開後卻仍是片片散亂的碎玻璃一樣，這些零散的碎片都成了矇在心上的淡淡陰影，揮之不去。

又是一年，走在熟悉的小道上將那些尚未變化的枝微末節與腦海中那十年的記憶一一對比，再次走向那被團團紅白玫瑰環伺的房子時，忽然被叫住。

「你是小時候住在這裡的妹妹嗎？」

整個小區在語音落下的同時忽然又鮮活了起來，與陽光一同散落在街道上、路上野梅枝幹邊、潺潺流水中的點點回憶都隨著一句略帶困惑的疑問被挑起，再順著我虔心拿捧在手心的十年一併四落在這溫潤寧和的小區裡。

晚霞幾絲光芒灑在屋頂，因著弧度滑下落在門前一株蒲公英上，頓時暖意漸生，頗有過往生生不息的模樣。我望向那仍然高聳的大樓，想起小時候住在隔壁的阿公總是每日不停歇的修剪院子中的花花草草，不論是草坪還是矮牆上探進頭來的杏花，皆是仔細珍視且認真看待，每當路過的人望去幾眼，那幾株花就多了幾分祝福和被寄託的回憶。無論現實如何以令人絕望的方式埋葬那些小小的期待，如何殘忍的連根拔起那些緊密相牽的糾纏，在這哼著歌走過的路上所有難能可貴的相思都在細節中被刻印下來，就這麼以細微的、細碎的方式漫佈這整個小區。在高樓密布下依然有被陽光照耀的熠熠生輝的地方，而那裡匯集著所有老舊居民的回憶。

再如何的蒼海桑田，只要想念，陽光自在人心。

眼前消瘦的臉龐逐漸與那個剪枝葉的身影重合，那雙溫柔撫過各色百卉的手中還捧著一朵於風中巍巍搖擺的小葵花，在煦光打暈下顯得格外柔和。目光掠過那鮮嫩的花瓣時，我禁不住笑了。

「是，我回來了。」